尚論持平

尚論持平卷一目錄

水流濕火就燥

樂天知命故不憂

潛龍

飛龍

保合太和

苦節貞凶

習坎有孚惟心亨行有尚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卜蓍者尚其占

鶴鳴在陰其子和之

憂悔吝者存乎介

屯蒙二卦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

剝牀以膚

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小人剝廬

得童僕貞

馬匹亡

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碩果不食

田有禽利執言

巽以行權

介于石

盤桓利居貞利建侯

開物成務

商頌

窈窕淑女

寺人之令

實始翦商

碩人

君子陽陽

抑

桑中鶉奔

其命維新

無若丹朱傲

九河既導

罪疑惟輕

盤庚

帝德罔愆

宥過無大刑過無小

金縢

微子

有容德乃大

屨不上於堂

禮不下庶人

三諫不聽則逃

諸侯無故不殺牛

泉府

廬墓墓祭

孝子刲股未嫁之女殉夫

周禮

儀禮

踐土之會

天王狩於河陽

墮三都

猶三望

六鷁退飛

春秋未嘗擯楚

春秋未嘗獎霸

尚論持平卷一

張青樵先生鑒定

錢塘　陸次雲　雲士　纂著

太極

孔子繫易曰易有太極人本無疑也自濂溪周子有無極而太極之說人始疑之矣夫旣云極矣則無加矣何復有極出於其上旣云無矣無何有矣何更有極居於其中且捨有言無不幾入於虛無之說乎不知所謂太極者卽伏羲之一畫也橫之

斯爲太極之旨圓之斯爲太極之圖兩儀四象於是乎分萬化之原於是乎出在天地之先而不爲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爲後先儒有云畫前有易畫前之易非無極乎自無而有有出於無所謂動靜互爲其根不可以二視之者不得謂濂溪之論近老氏之學也陳子椒峰曰太極不可見也雖謂之無極亦宜斯言深得之矣

畫卦命名

陳希夷謂伏羲時秖有卦畫而巳未有文字也不

知其由八卦以至重卦何以得名也或以此問朱子朱子亦不能荅愚謂前聖人畫卦有卦之象卽合卦之名後聖人衍卦以卦之名印合卦之象神而明之此其所以爲聖人也及閱陳季立之說而見其與愚有合也其言曰乾鑿度曰☰古天字也☷古地字也☴古風字也☶古山字也☵古水字也☲古火字也☳古雷字也☱古澤字也至於五陽一陰☱☰夬字之義在其中五陰一陽☶☷剝字之義在其中有諸卦之體卽有諸卦之文安知

史皇創制不因☰而命之以乾不因☷而命之以坤乎信乎萬世文字之祖以聖人而傳聖人之心有文無文若合符節也

易象

王文成曰大易之取象有三有實象有假象有意象如地上有水地中生木此實象也天在山中風自火出此假象也天下有山可以遯矣澤中有水可以革矣此意象也于實象得其事于假象擬其形于意象晤其理亦惟善讀易者神而明之而已

如文王明夷則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則將可知矣明夷之卦內三爻周象也外三爻殷象也旅之卦我心不快困于陳蔡之象也終以譽命設相行道之象也由二卦之象引而申之古今之事無不可以證合矣

重卦

五經辨曰王輔嗣謂伏羲畫卦即重爲六十四卦是已若鄭康成以爲神農重卦孫盛以爲夏禹重卦史遷以爲文王重卦何說之謬哉使伏羲止畫

八卦必筮者止揲三爻而後可然洪範九疇稽疑占用二曰貞曰悔兼內外卦也非禹重卦可知矣又何俟文王哉况虞書枚卜功臣龜筮協從筮必兼六爻備貞悔孰爲重卦非由伏羲哉

乾材坤德

易彖曰得陽節之多者莫若范蠡覇越子房椎秦而一試賜夷訪黃石天下謂之知雌得陰數之多者莫若栖楚浮沉陽城靜默而一叩玉墀裂白蔴天下推其雄分有似乎行健而非者何實誅亂徐

駱討賊讀盡春秋天下不謂之乾材有似乎厚栽而非者胡廣混俗馮道和光學盡中庸天下不歸以坤德愚讀此論開拓心胸以史證經蘇長公之講易往往如此善言易者不當如是耶

時乘六龍以御天

乾言五龍其一君子君子以龍稱之何君子者龍之體也能爲君子斯勿用而能爲潛龍在田而能爲見龍可躍而躍于淵可飛而飛于天然在亢龍云有悔矣何以亦在時乘御天之中蓋龍而云亢

是君子處於不得已之勢正將于有悔之時求爲無悔以徵龍德之盛夕惕若者惕此也故能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亢也而潛見躍飛俱在其中故君子而龍稱之龍也而以聖人當之乾乾妙用于此而益見之矣

問以辨之

易言四德四德之行有似是而非者不可不辯也如宋襄公之不禽二毛梁武帝之不用犧牲似乎仁矣周公之誅二弟石碏之滅其子似乎不仁矣

而孰知不仁之爲仁仁之不可以爲仁乎孌臣與崔杼之難甝苞重所守之城似乎義矣伊尹之放太甲霍光之廢昌邑似乎不義矣而孰知不義之爲義義之不可爲義乎定公之行郊禘昭公之習威儀鄭莊之豢叔段武仲之請防邑似乎禮似乎智矣帝堯之妻舜不告孔子之微服過宋大舜之不逆傲象子產之不疑校人似乎非禮非智矣而孰知非禮智者之爲禮智似禮智者不可以爲禮智乎問以辯之亦君子乾乾中之要務也

謙亨君子有終

卦未有六爻皆吉者惟謙卦六爻皆吉謙之時義大矣哉如周公之吐哺握髮謙之誠者也新莽之卑躬禮士謙之偽者也誠者集益於無窮偽者貽譏於後世謙豈可以假托乎乃有見爲不必謙而不謙者晉王述是也有見爲必當謙而謙者宋桑懌是也述遷散騎常侍子勸其謙述曰謂我不堪耶曰克讓自是美事曰既堪矣何復讓爲桑懌有伐叛之功欲讓賞于人歐陽修曰恐取好名之譏

已自信其心譏何累也若欲避名善皆不可爲矣夫述能任眞懌必行義皆不可及然而寧師懌不師述也

水流濕火就燥

秦淮海曰内經曰南方熱熱生火北方寒寒生水西方燥燥生金東方温温生木中央濕濕生土是知水者寒之形濕者土之氣水之與土妻道也夫從妻好故水流濕火者熱之形燥者金之氣火之于金夫道也妻從夫之令故火就燥或以陰求陽

或以陽求陰也葢易之言流言就言其勢之必然耳內經之言流言就言其理之必然也有是理故有是勢也少游之於易用意精矣

樂天知命故不憂

人不堪其憂所憂者壽夭禍福也或問于嚴君平曰天可使壽貧可使富賤可使貴乎曰不可文帝不能富鄧通貧安可使富也武帝不能侯李廣賤安可使貴也良醫之子死于病良巫之子死於鬼天安可使壽也在君子者積學修行能爲可貴而

不能必貴也然而貴常在我矣勤生嗇施能爲可富而不能必富也然而富常在我矣節性葆和能爲可壽而不能必壽也然而壽常在我矣故君子而貧賤命也使其爲小人焉昏夜乞哀猶然貧賤也小人而富貴亦命也使其爲君子焉秉義持禮猶然富貴也此樂天知命之言君子惟深于易故能明此也

潛龍

管東溟曰潛龍有堯舜之德而不飛有孔顔之學

而不見者也潛亦不問治亂如陶唐已得巽位之賢則許由可以辭四岳而繫瓠尼父既任斯文之責則顏子可以居陋巷而自樂然許由亢而潛顏子潛而見俱不可以稱潛龍也孰近之泰伯近之三讓無稱龍德也然端委臨吳亦見矣仲雍其庶幾乎後世猶有逸民之稱其行可述也古今無一述者方是潛龍其在無懷葛天之世歟

飛龍

管東溟曰飛龍之大人出則天下有道見龍之大

人出則天下有學世有飛龍之大人必能下見龍之大人故舜禹匹夫而有天下世有見龍之大人未必遇飛龍之大人故孔子終身而爲素王

保合太和

保合太和其理甚大可於一果驗之果中一核核中一仁仁折而後核分爲二萌而生根根生幹幹生枝枝生葉葉生蕊蕊生花花生果果復生核循環往復葢仁太極也核即兩儀也因而根幹枝葉即由四象而充之以至於萬物也一日之旦暮如

斯也一月之晦朔如斯斯也一歲之寒暑如斯斯也近而一身之死生遠而天地之否泰莫不於一物之微見之皆一誠爲之也誠者物之終始不於此可驗乎

苦節貞凶

黃石齋曰嘗讀易苦節貞凶之言未能得其解也後覽陳后山扈從南郊不肯服趙挺之衣因凍而死之事而始知若后山者似此語矣夫聖賢處世互用經權飢而假食寒而假衣於道無所損也挺

之可鄙却之是矣當時同行之中豈無僚友可以暫借綈袍以禦一時之寒乎必凍而死是謂大愚豈與夷齊首陽之節可同日而語乎節誠苦節事不凶耶可以不貞而貞易所以爲迂儒戒也

習坎有孚惟心亨行有尚

乾坤二卦卦之首也下即繼以屯蒙需訟師比六卦每卦中皆有坎卦可見人生天地之間方於起處舉足皆是險境聖人示人之意深矣而至於坎卦有孚心亨則行有尚然則心何以亨必也如堯

之銘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躓于山而躓于垤敬慎如此心可亨矣故卦中有叠用之字如坎坎者懼其險也夬夬者戒其壯也蹇蹇者舍其躬也乾乾與謙謙者君子處常處變之道也履險如夷亦在有以處之而已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郭璞與卜珝俱善易者也璞謂珝曰君不免兵厄珝曰吾自知一爲卿將當受禍矣然君亦未能令終璞曰吾自知一爲公吏亦不免矣太息而去後

玥爲劉聰卿將死於晉陽㬋爲王敦公吏曰中命盡夫二人於易可謂精矣旣知其致死之由乃爲卿將者卒爲卿將爲公吏者卒爲公吏何見凶不知避乎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郭卜二君亦未聞君子之道矣或曰命不可逃二人順命而行亦道也愚謂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劉聰王敦巖牆也相與事之卒至於死得謂之正命乎

卜著者尚其占

陳椒峯曰謂易以筮龜並稱其德本無高下古有

龜長筮短之說非也筮龜所占皆本於易龜主於象筮主於數象窮五行數觀二體其所推極係乎人之神明爲耳故先儒以易爲卜筮作占驗之道必當察其所占之人與所占之事昔穆姜得比之隨自知其必死於辱卦非不吉也元亨利貞穆姜不足以當之也南蒯得坤之比君子知其不免於咎爻非不吉也黃裳元吉南蒯不足以當之也此觀其所占之人也泰之爲卦天地氣交之卦也占父者憂之父入土也歸妹之卦男女室家之別也

占母者憂之女之終也此究其所主之事也至哉橫渠之言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斯言盡之矣

鶴鳴在陰其子和之

曾母搤臂曾子旋歸王充論之以爲母痛亦痛母死亦死乎此不知忠孝感通之至情也親與子之相關古今孝子之事亦不一矣鄭子產聘晉中道心痛遣人問母母曰心體不調憶汝耳見之世說者也南陽宗元卿爲祖母所養疾痛相關元卿偶

出母小病則心小痛母大病則心大痛卒以爲常見之齊書者也阮孝緒於鍾山聽講母忽有疾人欲召之母曰吾兒至性冥通必當自至已而郎至見之梁書者也又唐書張志寛爲里尹告於令曰志寛心痛覺母有疾請假省親令以爲妄使人視之果然乃敬異之此令之不信於張猶充之不信於曾也易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禽鳥尚能感通況人子之至孝乎

憂悔吝者存乎介

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齊人有女來晏子之門晏子曰嬰其有淫色乎此人何爲至於我哉楊伯起却暮夜之金雖云清矣然猶有貽之金者得無動柳晏之思若李廣者門簾甚獘友人劉晏私爲織簾三攜至門不敢發言而去憂悔吝者存乎介若廣斯可無憂也歟

屯蒙二卦

屯蒙二卦皆二陽而四陰屯以二六乘初九之剛

蒙以六三乘九二之剛而屯之爻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蒙之爻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其正邪不同如此者葢屯二居中得正不爲初剛所誘而上從九五所以爲貞蒙三不中不正見九二之陽悅而從之而舍上九之正應所以勿用士之守身居世而擇所從所處尚監茲哉此洪文敏之言也愚謂其於毫釐千里之間讀而得其微矣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

黃石齋曰震來虩虩笑言啞啞子曰恐致福也夫

有畏而懼猶能致福況懼於未然者乎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時而不懼也如臨深淵如履薄氷無行而不懼也匹夫匹婦若能勝予無人而不懼也其難其愼無事而不懼也是以諸福竝集也故君子無事而懼其次震來方懼故能生於憂患而不死於安樂若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斯無救於敗亡矣

剝牀以膚

唐貞觀時太白晝見太史占之曰女主昌又傳秘

記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因疑武衛將軍李君
羨誅之猶欲誅疑似者李淳風曰其人已在宮中
兆已成矣後高宗入侍太宗見武氏而悅之太宗
高宗何俱不疑之及立之爲后諸臣極諫亦不及
此何竟忘女主武王之說耶安祿山素有反相明
皇養之宮中睡露龍形視之猪也上曰猪龍無用
卒致范陽之亂剎狀以虜不可及矣何不於以足
之時早計之耶

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丁南湖曰東漢之黨君子以同道爲朋也然陳蕃李膺知進不知退徐穉郭泰知退不知進不同道矣何一榻一舟之誼若是其同乎穉之言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泰之言曰天之所廢不可支矣二子所以有退無進免於黨禍也乃穉於下榻之時何不以此語蕃泰於同舟之時何不以此語膺卒使二君陷於大戮耶或徐郭失諫於知已廢切偲之責或陳李拒諫於至友棄同心之言乎愚謂易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此穉泰成其爲穉泰

蕃膺成其爲蕃膺也

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章大力曰遯之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言君子退遯遠去小人故不惡而嚴也孔疏謂小人浸長禮須遠避者是矣葢君子必遠小人如天山勢相懸絕方能不惡而嚴然必遯而後能遠若猶與同朝彼邪我正必至相違縱溫和以處又焉能不惡哉終爲彼傾陷而已程傳曰矜莊使之敬畏本義曰君子自守小人自不能近恐

非遯之本旨故二陰方長爲遯以小人初盛則可遯也若陰極而抗小人勢盛禍將及身遯可得耶是以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肥遯則無不利嘉遯好遯則吉遯尾則厲也遯尾且厲況於不遯乎

小人剝廬

宋君謂唐鞅曰寡人殺戮衆矣而人愈不畏奈何鞅曰王之所罪盡不善也無辯其善不善而罪之無不畏矣宋君曰吾當自殺爾始無不快之曹操患軍食不足主者請以小斛出之軍譁操謂主者

曰當借汝死以壓衆心斬之魚保家上書武后請
鑄銅匭以受密奏其怨家即投密匭中告魚不軌
魚旋伏誅周興教來俊臣以熾甕錄因來即請周
入甕天道好還其報甚捷小人剝廬此之謂也

得童僕貞

蕭穎士有傒奴鞭撻甚酷人曰子不可他適乎曰
非不能去但愛其才耳蕭聞之性情頓易甄琛好
奕通宵令奴秉燭睡則加撻奴曰郎君辭父母至
京邸若爲讀書執燭不辭獲罪今以圍碁橫加杖

罰亦何心乎琛慚而悔折節讀書易曰得童僕貞
非蕭甄之幸歟

觀頤自求口實

范文正公爲秀才時讀書學舍晝粥自膳有留守
子與之爲友歸告其父以珍食饋公越日視之其
食存敗矣友曰大人以公清苦故餉以食竟不下
筯非以爲浼乎曰非不感厚意食粥已久遽享盛
饌後難安矣石徂徠讀書南都侍郎王濟聞其窮
困饋以盤飡石郤之曰今日固好明日如何范石

二公不以口腹為累矣觀頤自求口實君子不當如是乎

鼓之舞之以盡神

齊莊公出獵螳蜋舉足將搏其輪公曰以之為人必勇士矣廻車避之勇士聞而歸之田子方見老馬於道問之曰公家之乘罷而放之子方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贖之士聞而歸心焉勾踐伐吳道見一蛙張腹而怒似有戰爭之氣為之伏軾軍士聞之莫不致命二君一大夫遇

物感人人卽爲之効死易曰鼓之舞之以盡神若以至德感人人更何如

城復於隍

郭青螺曰泰之六五城復于隍言致亂之易也城忽傾頹復于隍矣所謂土崩是也以禹之功德啓之善繼太康一盤游卽有后羿之篡唐元宗任用賢相身致太平而一寵玉環卽有祿山之叛亂之易也如此否之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言致治之難也夫以大人休咎猶曰其亡其

亡中人以下當何如戒哉武王伐紂周公繼之大人休否者乎而大誥至多方諸篇猶惓惓以毖殷頑民爲念歷數世而後安治之難也固如此

損益

尤悔菴曰夫子讀易至損益喟然而歎易之道莫妙於損益損之象懲忿窒慾可以養身益之象遷善改過可以養德故繫辭曰損以遠害益以興利損象山澤益象風雷朱子曰懲忿如推山窒慾如填壑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決懲忿則火不

上升窒慾則水不下泄水火旣濟鼎道成矣君子讀損之象得養生焉老子曰爲道日損爲學日益此老易之合也

無往不復

盧多遜貶朱崖諫議大夫李符語趙普曰朱崖雖海外流竄者多獲全春州在內地而去者必死改易前命何如普領之月餘符坐事貶宣州上怒未已普述其語改春州符往旋卒寇來公當貶丁謂擬崖州馮拯改雷州丁謂當貶或欲擬雷州馮拯

竟改崖州李廸罷相宋庠知制誥請其罪名謂曰
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事也庠不得已從之及
謂貶朱崖庠乃草制曰無將之戒深著于魯經不
道之誅難逃于漢法易曰無往不復如商君之爲
法自弊章惇之僦舍無所非自爲之歟

通變之謂事

楚公子微服而過宋門者難之僕操箠而罵曰隸
也不力門者出之晉元帝爲瑯琊王至河津爲吏
所止從者後來鞭帝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

拘耶吏乃聽過朱王歐討王恭敗走子華隨沙門曇永逃匿使提衣襆津邏疑焉永罵華曰奴子怠行不及我由是得免宇文泰與侯景戰河上馬逸墜地李穆策其背曰籠凍軍士爾主何在追者不疑縱之使逸易曰通變之謂事倒行逆施可不謂之能權者歟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

宋曹瑋用兵神奇不測一日張樂飲僚佐主人間入夜飲厭厭客未罷宴忽見瑋自外來賊首已擲

庭下矣狄青征儂智高上元張燈設樂歡宴將佐忽稱有疾暫起如內使孫元規勸勞坐客至曉而賓未敢退捷書忽至曰夜當三鼓元帥已奪崑崙矣艮由曹狄二公爲将公忠又兼智勇能使三軍用命故得若此易曰剛中而應行險而順非瑋青之謂歟

過涉滅頂无咎

大過上六過涉滅頂註疏謂本欲濟時拯難故无咎是矣程傳謂小人過常之極則于无咎費解本

義殺身成仁卽濟時拯難之意也然殺身成仁猶覺說得太深若陳蕃竇武輩皆過涉滅頂者也謂之无咎則可謂之成仁則不可不若註疏言本欲拯難則逢比與陳竇輩皆足以槩之矣此張氏談經之言也深有發明以史證經能入微矣

儉德避難不惡而嚴

說林云小人之欲殺君子常也有幸而不死有不幸而死天也公孫弘擠董仲舒相膠西盧杞使顏眞卿諭李希烈李逢吉遣韓愈如叛藩呂夷簡誘

富弼往契丹皆欲殺之也三公免而顏獨死天也漢末諸賢死於黨錮之禍唐末諸賢死於甘露之變皆天也然如黨錮甘露之死諸賢亦有處之未當者雖天也不可盡歸於天君子處小人當如之何得去則爲否之君子儉德避難不得去則爲遯之君子不惡而嚴明哲保身之道也若必犯難而攖小人之鋒豈得謂之知易者乎

羝羊觸藩羸其角

易曰羝羊觸藩羸其角蓋物各用其所長而終以

所長見困羊恃角喜觸故其羸亦在角也如韓非辯者也故死於說晁錯智者也故死於謀申徒狄介者也故死於憤黔婁潔者也故死於餓苟使學而知道權而得中則所長爲懿德矣豈徒殺身不足以成仁乎是以君子莫先於務學得其中正也

王用三驅失前禽

易比爻辭王用三驅失前禽古注云軍禮失前禽謂禽在前來者不逆而射示降者不殺也旁去者不射示奔者不禁也惟其走而前去者射之示服

叛取亂也今本義似背此且來者不拒去者不追
爲設教者言之非謂田獵也田獵之禮卽寓兵威
若去者不追何以聯屬天下乎審如此則舜征有
苗啓征有扈皆違去者不追之意矣洪文敏之說
也

勿過防之從或戕之

鄭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問其臣曰吾欲用
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遂戮關其思曰胡
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

已也而不備鄭人襲胡取之鄭人非不忠其臣也以售詐也非不愛其子也以市利也嗚呼以鄭武公之賢而有是也小過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在是矣

震無咎者存乎悔

周孝侯少年無賴橫行鄉曲聞父老相對愁歎處問之曰何不樂乎父老曰邑中有三大害民不安生何爲得樂處曰三害維何父老曰長橋下蛟南山白額虎并子而三處曰處之惡等蛟虎乎當爲

父老除之於是至長橋斬蛟入南山射殺白額虎
已卽從二陸爲學改修善行頓成君子之德於是
州府交辟爲晉名臣生爲良將死作神明迄今孝
侯之靈昭然赫濯震無咎者存乎悔非孝侯之謂
歟

作事謀始

史記楚平王時吳之邊邑卑梁女與楚之邊邑鍾
離小童爭桑交怒相攻楚伐卑梁父梁大夫發兵
攻鍾離吳亦發兵滅鍾離賈誼之書載梁大夫宋

就爲令與楚鄰界梁亭瓜美楚瓜惡楚人夜搔梁瓜瓜盡萎梁人欲往搔楚瓜就不可令人夜灌楚之瓜楚瓜美楚王聞其事請交於梁王夫柔瓜之事其端甚微一則成兩君之好一則啓二國之釁相緣若此易謂君子作事謀始其始可勿愼歟

已日乃孚

孔子治魯變魯之道其始民歌曰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之麛裘投之無郵後治魯而魯治民又歌曰衮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子產

治鄭化鄭之俗其始民歌曰取我衣冠而楮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後治鄭而鄭治民又歌曰我有田疇子產治之我有子弟子產敎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以大聖大賢爲治不能使民有譽而無毁信乎不可謀始可與樂成非所謂已日乃孚也歟

家人嗃嗃悔厲吉

朱考亭飲茶有悟語學者曰凡物之甘者過後必酸苦者必甘茶本味苦飲後回甘此不猶之始於

憂患者終於逸樂乎易家人嗃嗃悔吝吉苦而甘也婦子嘻嘻終吝甘而酸也愚謂舜親陶漁之事後得側陋之揚禹躬胼胝之勞後致元圭之錫悔吝吉也吳夫差敗越而越後竟沼吳智伯凌韓魏而韓魏卒困智伯終吝也朱子飲茶而得易義於龍團石乳之中有味乎其言之也

師貞丈人吉

曹瑋久在秦州累章求代王旦薦李及衆云及不勝任楊億以告旦不聽及至秦有軍人掣婦人釵

及斬之譽達京師億見旦曰人今服相公用及當矣旦曰外庭之議皆未得也軍奪人物斬之常事耳瑋知秦州邊境事已盡其宜使他人往恐變其成績旦用及者以其能守瑋規模耳億深服其識度張詠知成都召還朝議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爲不可王旦對上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用他人恐妄有變更矣帝然之果勝任易曰丈人吉正以其師貞故耳

中孚豚魚吉

後漢書孟嘗爲合浦太守郡俗採珠易米時二千石貪穢珠忽徙去孟嘗治郡一年去珠復還齊書虞愿爲晉安太守郡產蚺蛇其膽可以爲藥有餉愿者放之二十里外中夜蛇還復送之四十里經宿復還如此再三其還如故唐崔公刺連山郡鍾乳久空公至而乳復出貪則物皆避之廉則不自愛寶是可以觀吏道矣中孚曰豚魚吉蛇豚魚之類也珠與鍾乳無知異於豚魚而皆能格之而況於萬物之靈乎

馬匹亡

晏嬰不入崔陳之黨鄭鄭不入牛李之黨古人之最有高識者若朔黨以小人而攻君子洛黨蜀黨以君子而攻君子誠國家之不幸也漢時黨禍方盛皇甫規自以西川豪傑恥不得與其列自陳黨人朝廷知而不問此憤激之奇情亦幸而免非明哲之道也必也若申屠蟠絕迹於梁碭之間超然免於評論有合於君子不黨之義易曰馬匹亡可與晏鄭二君鼎足三矣

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伊尹耕莘太公釣渭出處之合時者也後世之能鼎足伊呂者其惟武矦乎當三分之時其人主莫不羅致英雄求爲心脅其紛紛者不之於魏卽之於吳武矦不爲也曹操欲用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操謝遣之張子布薦孔明於孫權堅不肯留謂孫將軍能賢亮不能盡亮也迨昭烈三顧之於草廬之中然後肯起葢以操爲國賊權亦其流雲雨蛟龍必扶漢裔伏龍非具龍德之君子乎歸妹

愆期遲歸有時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斯足以當之矣

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寃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寃服其明耳若文王耕者讓畔而虞芮自慚韓延壽閉閤思過而兄弟自悔超于明矣故君子之聽訟非言語之謂也齊人欲伐魯畏莊子不敢過卞晉人欲伐衞懼子路不敢越蒲畏其勇耳若楚欲伐隨而憚季梁淮南欲叛漢而慮汲黯超于

勇矣故君子之禦亂非戰鬬之謂也豐六二之象

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碩果不食

狄仁傑立於武則天之朝委曲調劑卒能反周爲

唐溫嶠仕於王敦之下深沉籌畫卒能撥亂反治

當其事武事王之時心迹未明不避嫌而處此及

其反故君平亂賊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權以用

經如剝之上九衆賢淪落君子獨存一線生機天

所留以開世道之泰非所謂碩果不食者歟

田有禽利執言

西楚伯王百戰百勝一敗不可復勝漢高祖百戰百敗一勝不可復敗一敗不可復勝者力有時而絀也一勝不可復敗者智有時而伸也況乎楚惟以力征漢乃以義討師之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沛公之謂也而垓下之戰羽以爲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不自咎而咎天非終迷而不悟者哉

巽以行權

申生不逆父命坐而待烹而大舜葢井必出比干

切直諫君不惜剖心而箕子託疾佯狂子羔避難以行不徑不竇而夫子則微服過宋且夫子答昭公之知禮是言不必信也去齊接淅而行去魯遲遲吾行是行不必果也葢申生比干子羔固不可及而大舜箕子更上一層此正合乎易之巽以行權之道也

介于石

魯男子不納嫠婦婦曰君何不學柳下惠魯曰惠則可吾則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惠之可孔子

稱其善學惠者朱考亭語門人曰今之學孔子者其不厭不倦不能學也微服過宋則學之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則學之見南子往肹佛則學之亦大異於魯男子之學柳下惠矣易曰介于石硜硜然小人哉小小人乎君子也

盤桓利居貞利建侯

百里奚飯牛而牛肥卜式牧羊而羊息金日磾監馬而馬壯是三君者當其飯牛之時盡道於牛牛之外不知其他也當其牧羊監馬之時盡道於馬

於羊馬與羊之外不知其他也此盤桓居貞之彖也而奚以飯牛受知秦穆公式以牧羊日磾以監馬受知漢武帝蓋卽微可以觀大牧牛羊如此牧民亦猶是矣故急舉之利建侯之意也此三代以下明良相遇不多覯之事也

開物成務

嚴君平以爲卜筮賤業可以惠衆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導之以善豈曰賤哉後世占驗紛綸不知正告此君平之所謂賤耳君平因勢

導之所謂開物成務卜筮者不當以之爲法也歟

君子安不忘危

齊桓公會飲羣臣鮑叔牙奉觴起曰願公無忘在莒之時管仲無忘在魯之時仲亦謂桓公曰願公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此齊之所以覇也漢馮異告光武曰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無忘巾車之恩唐魏徵告太宗曰願陛下不忘布衣徵不忘叔牙之爲人也此漢唐之所以昌也艱貞無咎君子安不忘危此危之之不至歟

周南召南

客問詩有六義曰風曰雅曰頌而不及南而二南冠於國風何也愚謂十五國風八風具備而長養萬物尤屬南風舜鼓薰絃阜財解愠良以此也文王西岐之化實與相同故不名風而名之以南也

客又問召公分陜何以亦名曰南愚謂周南行王化之本也召南成王業之效也故大胥鼓南曰以雅以南此南之所以不異乎風而實不同乎風也

大雅小雅

詩大序曰政有大小故有小雅有大雅焉陳華谷
曰大雅所言受命配天固大矣小雅所言天保采
薇亦豈小哉雅之小大以體之不同耳優柔委曲
意在言外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陳其事雅之體
也純乎雅之體者爲大雅襍乎風之體者爲小雅
小雅正經十六篇多半兼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六
篇皆春容正大與國風夐異變雅亦然離騷出於
國風言多比興世以風騷並稱謂其體之同也太
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離騷

兼之矣言離騷兼風雅而不言大雅見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詠呦呦鹿鳴之篇便識小雅規模誦文王在上之篇便識大雅氣象小大之別昭昭矣

邶風鄘風

衞紂之故都也邶在紂城之北鄘在紂城之南衞攝邶鄘之間初武王克商封武庚爲殷後使管蔡霍三叔監之管以殷叛周公討管叔誅之封康叔於衞并有邶鄘之地故雖分三國之詩實一國之

詩也孔子刪詩必以邶鄘衛並列存三監也存三
監者即所以存殷也殷祀之絕有未慊於聖人之
心者故其微意於致意邶鄘見之

檜風曹風

迪旃瓚言謂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
夫子之刪詩也繫檜於國風之後於檜之卒篇曰
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
篇曰四國有王郇伯勞之傷天下之無伯也無王
可傷而并傷及無伯傷如何矣刪詩之旨寄於意

言之外惟善悟者得之所云悲歌可以當泣者此也

鄭風

尤悔菴曰子曰鄭聲淫未嘗曰鄭詩淫也夫詩三百以思無邪蔽之安有盡收淫詞之理卽詩有美刺以爲刺淫可矣不應取淫人自作之詩也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六卿餞韓宣子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

此六詩者皆朱子所序爲淫奔之詞也然叔向趙武韓起莫不美之以鄭人稱鄭詩豈自暴其醜乎

唐風

顧涇野曰蟋蟀刺晉僖公儉不中禮也此晉也何謂唐風以其堯之遺風而言之爾蓋至於歲暮猶然不樂則生人之趣絕矣此憂深思遠而過者也昔鄭享趙武而印段子石賦此詩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是陶唐氏之遺韻猶存故見良士用心非晉風所有唐風所有也

許黎之詩

潁寧人云許無風而載馳之詩錄於鄘黎無風而式微旄丘之詩錄於邶聖人闡幽之旨興滅之心也愚謂此猶之紀已亡而書葬紀叔姬陳已亡而書葬陳哀公所以存紀存陳也刪詩之意卽春秋之旨也

魯頌

呂愚菴曰魯有頌先儒不一其說有謂成王尊周公賜魯以天子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爲廟樂有

謂僖公有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爲之作頌有謂魯之無風周王襃周公之後比於先代巡狩不陳其風故宋魯無風而列於頌有謂存魯頌以著其僭亦春秋之微意也有謂夫子尊魯故不列魯於風而列於頌諸說紛紛總之其詩皆得頌體宜歌宗廟故列之頌聖人豈有意焉

商頌

或問夏商周所謂三代也王之統開於夏夫子删詩有商頌亦宜有夏頌何以缺夏而存商將無自

以爲殷人之後而私於商乎愚謂非也歌謡之事
唐虞簡於夏而夏簡於商卽商之存者僅僅數篇
其前可知矣况周因於殷禮者也公劉太王王季
文王皆殷人也周詩咏及殷時之祖可不頌及前
代之王乎載商明周之所自承也錄秦風見周之
將有繼也聖人之意微矣

窈窕淑女

或問三百篇爲詩之祖首冠關雎關雎之美於何
見之愚曰先當看其用意之活卽如窈窕淑女一

句而四見之而句同而意別當以四句覗之不可
以一句覗之也其首章言必得一窈窕淑女方足
以配君子也此正言之也其次章言窈窕淑女非
寤寐求之不易得也此虛擬之也其三章言既得
之矣乃一見而果覺其窈窕也此驚見之辭也乃
再見而愈覺其窈窕也此深喜之辭也此句法之
活也曰逑曰求曰友曰樂隨上文而轉換其字此
字法之活也至於首章正言淑女次章言其未得
末章言其既得分明是一冐兩股文字而次章單

言未得一見窈窕淑女末章雙言旣得兩見窈窕淑女此章法之活也學者能得其機齊整而又參差錯綜而又莊重不獨作詩作賦作文皆不可方物矣

寺人之令

從來亡國之機卽伏於開國制度之內如秦風未見君子寺人之令之詩是也國君不接羣臣蔽已甚矣不使他人傳命而使寺人蔽錮甚焉史記年表書穆公學於宁人宁人守門之人卽寺人也三

代之君學於師保穆公乃以刑餘爲腹心不待望夷發難先有趙高之鴯胎矣聖人錄冠秦風似先見胡亥扶蘇之變意甚深長而詩傳爲美其車馬之盛非兒童之見乎

實始翦商

胡廷芳曰讀詩至實始翦商未嘗不慨論者之以辭害意也大王當祖甲之時去高宗中宗未遠後二百六年而商始亡武王十三年以前尚臣事商翦商之云安得有此心乎特以有賢子聖孫有傳

立季之意耳說者竟謂其有翦商之志詩中之字誤也說文引詩作實始戩商解云福也謂大王始受福於商爾不知後世何以改戩作翦殆漢儒口授而訛許氏曾見古篆文當得其實不然曾謂古公之賢而畜羿浞之志乎此解甚佳可辟從來聚訟矣

碩人

呂愚菴曰詩咏婦人姿色莫過於君子偕老碩人其頎兩詩盛稱宣姜似一則神女賦艷之所以鄙

之也盛稱莊姜亦似一幅美人圖美之所以惜之也鄘則深責宣姜之淫惜則重歎莊公之棄取意各有不同讀者當自領其意於言外也

君子陽陽

佩帚集謂簡兮之詩衞之賢者以萬舞爲恥君子陽陽周之賢者以執簧執翿爲樂均一棄賢也然賢者有恥心則國猶可爲也賢者而樂於執簧執翿則國非其國矣周事尚忍言哉

抑

顧涇野曰抑衛武公刺厲王以自警也注專言自警非也若止言自警則當列衛風不可入大雅矣其曰四國順之罔敷求先王等句皆天子之辭也蓋本爲刺王之詩其後用以自警是詩也其於治平之道盡矣故天子廢之則爲厲王諸侯用之則爲武公也

桑中鶉奔

詩經辯訛謂淫亂之詩宜刪者何也詩至桑中鶉奔淫亂極矣夫子刪詩不削以垂戒也楊龜山曰

詩載此篇以見衞爲狄滅之由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考之歷代淫亂者未有不致敗亡者也故有議經筵不以國風進講者殊失聖人之旨矣

其命維新

張天如曰文王小序云文王受命因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之言而傳會之也鄭氏遂謂受天命而有天下劉歆作三統曆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崩何其悖歟夫曰其命維新曰帝命不時時言文王之德

合於天而天命之追言得天下由於文王耳非謂文王王天下也若文王果稱王改年則是叛逆不臣猶吳楚之僭號也而謂文王爲之乎至讖緯言文王受赤雀丹書乾鑿度言伐崇改正朔文王豈有是事哉後世亂臣賊子陰謀僭竊僞飾祥瑞以惑人諸儒乃引之以說經毀誣聖德其罪可勝誅耶

履帝武敏歆

生民一詩姜源履巨人跡載之史矣又見之經曰

履帝武敏歆鄭氏遂謂郊禖之時履大人跡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說者辯之謂帝卽高辛氏履帝武高辛之武也敏如膚敏之敏歆如居歆之歆篇中二章一言上帝末章再言上帝而帝武之帝獨無上字其爲高辛也明矣解意甚妙然于寘隘巷寘平林又似因無人道而見棄者豈得謂無巨跡之說乎總之詩因於史作史者於帝王之生每欲神奇其說以彰降育之靈詩人取其事而鋪張之誕妄之言失在史不在詩也履跡之事理所必無

不必謂詩所不有善讀詩者但取其有相之道五章之意言之以孟子讀武成之法讀之則得之矣何必紛紛辭說乎

天命玄鳥

古史云簡狄吞鳥卵而生契太史公史記因之詩緯亦云契母浴於玄丘吞鳥卵而生契此說至誕可不辯而明者說者乃謂祀高禖時玄鳥適至祈嗣有驗故賦於詩將怪異之事解得平常說詩者其有識也然玄鳥之詩不甚著跡與履帝武之言

有娀惟是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語意鄭重似與后稷之生相類故說者遂致紛紛愚謂讀生民之詩當若武成之取二三策讀玄鳥之詩當學陶淵明之不求甚解而且多聞闕疑等之齊諧志怪之書存而不論可也

擊鼓

古序曰擊鼓怨州吁也毛公曰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擊鼓踴躍輕佻之狀輕佻者無謀以兵爲戲未

有不亡者州吁所以死也

黍離

元城劉氏曰人情於憂樂之事初遇之其心變矣次則微變久則安之矣至於君子之情則不然彼黍離離其行役往來非一見也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感慨之意終始不變焉此詩人之所以爲忠厚也然黍離王國之詩降而爲風自季札觀樂已然非夫子刪詩而降之也

解詩

郝楚望曰子貢論貧富與詩何干而以切磋解子夏論素絢與禮何涉而以禮後解仲尼謂其可與言詩子貢論學知詩離而能合也子夏論詩知禮入而能出也世儒膠柱鼓瑟如高叟以怨慕父母爲小人咸丘蒙以普天率土爲臣父乃至執辭生疑如朱元晦以古序爲牽强率意師心爲易簡直訣若是則易簡直訣孰如高叟咸丘蒙而賜商二賢亦烏能免於牽强之誚也故子貢子夏之後善言詩者莫如孟子孟子之後知其解者莫如毛公

二典

陳大士曰先之以五典次之以百揆終之以四門雖以聖明之世猶存兢進之防五典以試其從百揆以試其敘四門以試其和雖以觀刑之餘猶存稽實之意如鯀之圮族猶詢四岳之請聖人所以重棄才舜之蒸乂猶有二女之試聖人所以重天下天之試舜不後於堯故風雷之變猶然觀刑之心舜之事天不後於親故弗迷之神猶然蒸乂之孝古者之天子不如後世之尊故五歲巡守焉而

已不以爲勞古者之省方不如後世之費故五歲巡守焉而民不以爲病

三謨

陳大士曰司徒秩宗之官後世合而爲一而唐虞分之見古人重教之意司寇司馬之官後世分而爲二而唐虞合之見古人輕刑之心舜之臣下自禹而外無踰於皋陶而卒不王者歷於文命之賢舜之五臣相遜而王獨至於皋陶而卒不王者壞於明刑之報揩受之際一言而三卦具焉伯益已

深於易干羽之舞七旬而三苗格焉伯益又深於兵敎典庸禮本之天天子無權焉聰明明威本之民上帝亦無權焉康衢之歌堯時之國風也喜起之歌虞時之雅頌也

夏書商書周書

五經讀曰禹貢紀山川而不紀風俗風俗由乎上之教也禹貢紀物產而不紀人才人才由乎下之化也聖人不專天下之利故五百里而外盡捐以予諸侯聖人不盡天下之利故一千五百里而外

半棄而與四裔五子之歌無一語及君者有見深厚之意五子之歌無一語及羿者畏强暴之威仲虺已足相湯而更求伊尹伊尹必非安坐者也周公已足相周而更求太公太公必非安坐者也太甲之才在成王之上其質絶似丹朱伊尹之權在周公之上其成以無管蔡比干剖心猶無憾也封墓則已戚矣箕子在商猶爲囚也在周則爲狄矣藉八百君而舉事故周世世有封建之禍資羌髳之力而成功故周世有玁狁之侵中國之天官而外國

學之郯子也中國之天書而外國存之箕子也三叔之心忠而愚惜其不成也成焉則忠矣武庚之心孝而闇惜其不成也成焉則孝矣

夔龍

或問虞廷交讓稷契皐陶不讓何也愚謂不俟疇咨蓋命以舊職故不讓也或問夔何以不讓愚謂典樂之官非精於律呂者不能夔有可使百獸率舞之神何又他讓乎讓之反不誠矣見古人之眞也或問龍何以不讓愚謂獻可替否凡臣之職也

雖不命之納言有言尚在當言况命之乎蓋在夔不必讓者也在能不可讓者也故與禹垂益伯枏讓不遑者有區别也

無若丹朱傲

舜大聖人也丹朱不肖其失在傲舜豈若之哉而禹以之儆舜大不倫矣而舜以爲廸朕德此舜之所以爲舜也蓋人心道心相去幾希雖狂亦有一念可作聖者雖聖亦有一念可作狂者不可不慎於微也且丹朱以傲而堯故不以天下傳之則舜

正當以朱爲鑒矣故舜曰時乃功惟敘後舜之傳禹亦知其將來必不若商均故受之以天下猶堯之識舜也厥後周公之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之迷酗於酒不猶禹之告舜乎先聖後望有同心矣

九河既導

五經辯訛曰九河非開闢以來原有九也初則一派爾時洪水泛濫自大陸以北到兗州爲下流之衝其勢愈大乃別開八條以殺其勢俱入於海導之則曰既道順禹新開之道也逮後齊桓公塞九

河爲一河今河間平原鬲津有其遺處葢淤塞八河廣拓齊地塞其東流并歸徒駭九河不可復問矣

罪疑惟輕

傳曰刑濫則懼及善人律文斷獄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失出輕於失入重民命也唐太宗問劉德威刑網愈密何故德威曰是在於君今者失入無罪失出受誅吏安得不執深文從事耶班固曰古之聽獄求所以生今之聽獄利在殺人諺曰鬻

楷者望歲瘦非憎人也利在是也獄吏亦猶此矣高允有言曰臯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漢時英布不免刑餘之釁況凡人乎書曰罪疑惟輕爲士師者宜三復斯言矣

盤庚

家義山曰盤庚遷於殷改國號曰殷朱子遂以殷王加盤庚之上前十六王爲商王後十二王爲殷王判若異代盤庚賢王烏有是變亂祖制之舉動哉商有三亳湯居西亳盤庚遷於此方曰復我成

湯舊業居舊都而改湯號益知其無是理矣注云河南有所謂殷墟者史臣因地名而誤爲號或未可知盤庚首篇曰遷於殷明乎殷之爲地登進綏爰之辭反覆開諭豈改易新號無一言以相示乎以商書斷之知其不然也逮周王之誓師曰商王受不聞其稱殷王武成曰於征伐商不聞曰伐殷以周書証之益知其不然也若謂商道中衰更姓易號與民更始會有商一代賢王下同陳聖劉之愚罔乎哉

帝德罔愆

舜禹文武之爲君在臣子稱之有不盡之美矣舜之德冠古今矣而皋陶之謨但以罔愆言之禹之功平天地矣而晉論之語但以無間論之文武之謨烈光日月矣而君陳之書但以罔缺盡之然僅言罔愆而冠古今之德在是矣言無間而平天地之功在是矣言罔缺而光日月之謨烈在是矣此之謂善頌後世之尊其君者㣲號纍纍人莫能記其文孰若二字包舉之無盡乎

宥過無大刑故無小

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舊解云其過誤者雖大亦宥其特過者雖小亦刑林少頴呂伯恭以爲不然謂若失火而延及官庫馳馬而蹂死小兒過誤之大者也其可宥乎若守果者拈小果食之過誤之小者也亦將刑之乎何燕泉以爲林呂之言皆未得也過與故情不同也失火而延及官庫馳馬而蹂死小兒過之大者然比之故燒官庫故殺小兒者情不同矣不可從末減乎故燒官庫故殺小兒故

之大者與火延官廐馬踐小兒情不同矣論可不從重乎若守果而食小果法勿論之事也此而爲故之問聖人不若是之苛也聖人立法過必加宥所以恕人無心之失故必加刑所以禁人有心之惡權衡於大小之間故足以爲律也

金縢

愚讀金縢之書未敢信其盡出周公之言也公以王室未安殷民未服故祝冊於廟願代武王當愬切敷陳意在此矣乃何曰予仁若考多材多藝能

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豈
先王欲用予孫之材藝而不使之永年乎且在天
之靈亦何所用子孫之材藝乎至云爾之許我我
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其屏璧與珪
璧珪何物豈較論乎先王許不許而與不與乎至
於先王而稱之曰爾孫子而自稱曰我曰予解之
者曰爾我之稱此猶赤子之於父母周公非赤子
也何稱謂之間不倫如是乎故未敢信爲周公之
言惜不能起伏生而問之矣

微子

愚讀微子之篇而見聖人三仁之許良不誣也微子當商紂稔惡之時知亡無日矣乃呼父師少師而謀之其情迫矣箕子乃詔王子命之出廼其時少師比干無一言蓋少師欲以死諫君其志定矣箕子亦知其志而不復爲之謀矣惟欲微子去之以存宗祀是不可無死者更不可無去者也或謂若是則死者仁矣去者仁矣受辱佯狂處於不死不去之間其仁奈何愚謂有比干之死則箕子可

以不死有微子之去則箕子可以不去其佯狂者欲紂之悔悟如柳柳州之所言以希幸於萬一也而紂卒不悛其如紂何故既不歉於比而亦不愧於微也所謂自靖人自獻於先王者也箕子之爲仁則尤難也

有容德乃大

綠雪亭雜言或問書云有容德乃大言有量也曾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言有勇也量之與勇奚從乎曰橫逆之來當弘量以容之如藺相如避廉

頫之辱李沆不校狂生之訕呂蒙正不問朝士之名可也若事干人紀之大豈容姑息如舜之誅四凶周公之誅管蔡孔子之誅少正卯漢高祖之斬丁公義理之勇也謂之無量可乎苟以姑息爲事不知以義裁之小如胡廣馮道之頑鈍無知大如魯莊公宋高宗之含垢忍耻皆見義不爲無勇也謂之有量可乎易曰包荒用馮河包荒量也馮河勇也知易之道其知勇與量之用乎

秦誓

邵康節曰夫子刪書以秦楚綴周之後知周之必爲秦也或以爲不然謂取穆公悔過一念故錄之耳而作誓之後令狐汾曲之師其過猶昔烏在其能悔也葢當時周不可爲秦勢駸大孔子知諸侯必并於秦故錄此篇以見意耳豈獨於書即於刪詩削吳楚而不錄而獨列秦風覩其車馬禮樂有奮厲而起之勢與列國之靡離不振之氣有間矣人謂聖賢言理不言數愚謂堯夫先生之言理也非數也而數在其中不可以分覘之矣

支子不祭

先王制禮有支子不祭之條所以崇正適杜侵越也然宗子俱賢則禮可遵也若族遠支分賢貴之人多自支出而爲宗子者旣愚且賤行將祀典不修乎且親之存也宗子養之支子亦養之親之歿也宗子祭之支子無宗子爲之主則不得祭之木本水源之思無人不有何爲支子者不得遂其情乎宗法不行勢不得不變通乎其閒蓋存禮而使禮廢不若變禮而使禮存似非聖人之所不許也

郊鯀

劉青田曰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鯀固夏氏之父也夏之天下受於舜非受於鯀也禹不得以天下私其父鯀以績用弗成而舜殛之舜之刑非私刑天刑也禹受舜禪升其罪人以配天是舜之殛鯀非也夫鯀獲罪於天天殛之非舜殛之奉天討也以鯀配天是天之殛鯀亦非也私其父而逆於舜又逆於天天其弗亨夏之郊矣禹聖人也敢爲是哉祭法之言非也然則禹之於鯀如之何曰廟以

祭之而已矣何必郊

三世出妻

呂愚菴曰聖人人倫之至德盛化神寧不能刑于寡妻耶豈誠服於三千弟子敬信於七十二君獨妻與子婦爲不順耶且爲子若孫擇配寧所娶皆不淑耶況七出中無子則出安有三世俱生子而逐其母耶豈未生子之前俱賢既生子之後俱失德耶且夫周流列國若开官氏一出則伯魚誰育伯魚又出則子思誰依子思妻又出則子上誰鞠

耶又豈聖賢以出妻爲家法耶大聖大賢之家俱爲無妻無母之人此必無之理也韻府羣玉諱言夫子又謂叔梁紇出妻聖人少孤依母卒也合葬於防以誕育聖躬之聖母猶誣之與檀弓之誣同屬子虛而已

尸必式

古禮有不可行於後世者爲尸是也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承祭者如在其上此正道也乃古祭有尸惟祭殤無尸內神廟同姓外神不

擇姓勝國之社稷士師爲之宗廟之祭主人之子爲之子服先代衣冠南面而坐父北面而拜之父行三獻之禮子宴然而醉且飽之迎尸送尸子以鬼神自居來也飄然而來去也飄然而去豈不近於戲歟至外神之尸他人爲之異服臨筵益類今之徘優作劇矣此禮不行不知廢於何時似亦先王不以爲非者也

菊有黃華

月令之志華不一矣如桐始華桃始華獨至季秋

之月則曰菊有黃華變文以書重菊之晚節也葢春當發生之時故其華色多艷然皆易開而易謝至於九月秋氣深矣收斂固結故菊開獨久詩曰菊殘猶有傲霜枝以見凡花所不易有而菊獨有之露潤益榮霜侵愈茂非花中之松栢耶

腐草爲螢

季夏之月味苦臭焦次令之旺於斯極矣故腐草爲螢草植物螢動物也草而化螢無情而爲有情也然蟲未有光而明者光而明者則惟螢以火德

之盛透發無餘於一纖蟲也而亦見之然至於七月大火西流矣盛極向衰即於一螢可覩天道之變日中將昃不猶是乎

反舌無聲

凡鳥之聲鶯不可以爲燕燕不可以爲鵲鴉不可以爲鵲鵲不可以爲鴉鴛鴦不可以爲鷚鶒鷚鶒不可以爲鴛鴦惟百舌之鳥無不可爲故名之曰反舌反之云者以其弄巧如簧惡之也蓋聲屬於陽仲夏陰生半夏當四月而生正秉其氣反舌食

之氣漸消矣故至無聲猶多言而窮也雖以志仲夏之令而示戒之意寓其中矣

坐不中席

古者席地而坐通解謂古昔不離地席地不欲多上人也地道最親故祭享皆奠於地後世用几案非古人意也愚謂郝氏之言迂矣禮以義起義者宜也古制未備故先席地席地而有几可憑此作案之漸也作案而有案可據試問席地者便乎據案者便乎試觀據案者有威儀乎席地者有威儀

乎則變席而棻猶變卉木之服而爲衣裳變搆木之巢而爲宮室美莫大焉不謂達如京山而作此言也

履不上於堂

五經辯曰古禮不可行者脫屨其一也如入室必脫屨於戸外坐於堂則脫屨於堂下倘燕會聚客階前無容屨之地矣且賓客雜至不能自認其屨先後出者保無誤易其屨乎此古禮之不宜於今者也

禮不下庶人

先王制禮三百三千自天子達於庶人皆不可不由之者也故曲禮曰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晉論曰齊之以禮禮於庶人尤在所急矣奈何有禮不下庶人之文則爲庶人者皆可放廢於禮樂之外謂禮豈爲我而設哉將滅理亂倫人道幾於息滅矣善乎白虎通之言曰禮不下庶人非謂庶人不當習禮也謂有爵位者酬酢之儀不及於庶人以其非所嫺習耳而齒讓之道於鄉黨中仍

不廢也此最得禮義者矣

三諫不聽則逃

禮記辨訛曰臣之於君忠君之心有死無二無論折檻引裾期於必聽即伏劍碎首亦所不辭幸而容納則爲汲黯魏徵不幸誅戮則爲龍逢比干豈可以不聽而逃乎况列國之時有可逃去後世四海一君使其攖人主之逆鱗則刑獄隨之倘有掛冠潛遁則緹騎集門孰有破柱複壁以容之哉不如盡忠致身之爲得也若逃之一字徒令中庸伴

食之流得而藉口烏可以爲訓哉

諸侯無故不殺牛

太玉山人曰律禁殺牛不知始於何代南史梁傳昭性篤謹有親餉以牛肉曰食之犯法告之則不可埋之古人之守禮如此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祭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則不特祭祀饗客亦用之矣然不及於士庶人之家則士庶人之不可殺牛從可知矣又曰諸侯無故不殺牛苟無故諸侯且不輕殺況其下乎史載第五倫下屠

牛之禁甚嚴自東漢已然矣要之服田力穡牛實有功於人君子仁人寧忍以供口腹乎上帝好生經文之示人深矣

泉府

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國服之義人多不解惟鄭康成注謂國服者民於國中所服之事以之貸毋卽以之償子也如其國出絲枲以貸民受貸者加其所息卽以絲枲償之其國以絺葛貸民受貸者加其所息卽以絺

葛償之其國以米粟貸民受貸者加其所息即以米粟償之王安石青苗之法本此也青苗之法行於鄞縣甚便然僅可施於一邑不可施於天下泉府貸民因民之願貸者而貸之通緩急濟有無耳青苗之行爲農者貸之至於爲商爲賈亦皆貸之願貸者貸之不願貸者亦强貸之是剝民非利民矣與國服爲息之意相懸遠以桑孔之術而冒言周公周公周公之制豈若是乎

廬墓墓祭

古禮親喪居倚廬於中門之外旣練則舍外寢矣無所謂廬墓也愚謂禮以意起五十而猶孺子慕情不能已依棲於長松衰草之間聖王在上亦何忍禁之乎太甲居桐處仁遷義此卽廬墓之始也且子貢於夫子之喪築舍於塲獨居三年然後返人未有非之者師弟如此矧子之於親乎故謂廬墓爲非禮者不足與言禮者也至於親骸旣葬孝子將享之情知其於彼乎於此乎春秋掃墓以一卮奠於黃土似必不可少者而或謂禮有家祭而

無墓祭試問墓祭其親於禮何所隕越乎故謂墓祭爲非禮者亦不足與言禮者矣

孝子刲股未嫁之女殉夫

赦清江論孝子刲股未出室之女以死殉夫大明會典例不旌獎以先王制禮未聞以毀傷遺體得爲孝者又未聞室女不奉父母之命未親迎廟見以死殉夫爲貞烈者皆失中正不可訓也愚謂不獎之者不欲人爲所難也不禁之者亦不欲遂其志也如必以刲股殉夫爲非則弘衍之納肝安金

藏之剖腹皆非臣子之中正耶讀古今孝子烈女之傳有動天地感鬼神萬萬非庸衆所能及者必執典禮以議其非其得謂之有人心者耶

周禮

容齋隨筆謂周禮一書非周公所作昔賢以爲戰國之書實出於劉歆之手王莽時歆爲國師始立周官周禮置博士受業門徒此書遂行歆之處心用以濟莽之惡莽據以毒痡四海皆是書也至王安石行新法乃尊其言謂一部書中理財居半以

之爲治可使民不加賦而國用足遂用青苗市易諸法害徧生靈皆劉歆之流毒至於斯也

儀禮

黄石齋曰儀禮十七篇不言天子諸侯禮鄭康成因冠婚喪虞禮皆稱士遂謂禮獨士存拘也士先四民禮又由士出故言禮繫之士公卿大夫皆士之仕者上而諸侯又上而天子可引伸矣讀者固執遂謂天子諸侯禮亡亦猶禮經存而樂經亡之陋說也

春王正月

文有本明因釋經而反多其異說者如春王正月之類是也夫周建子以子爲正月即以子爲春月矣而胡傳以爲建子非春以夏時冠周月行夏時之驗也劉子元史通謂春秋諸國皆用夏正魯行天子之禮獨用周家正朔而陳止齋謂以夏時冠周月魯史之舊項平菴謂春秋爲孔子之書非周王所用夫春秋天子之事夫子方欲藉筆削以正人心而先自生今反古何以使亂臣賊子懼乎且

孟子宗孔子者也其曰七八月之間旱注曰周七八月夏五六月則戰國時且用周正春秋時反用夏正乎矧經書春正月無冰以子月無冰故紀異也若夏正月則凍解矣又定公元年書冬十月隕霜殺菽以酉月隕霜故志災也若夏十月宜露結矣此非以子爲正月卽以子爲春月之明証乎說者謂夏時不行於周何以豳風皆夏令愚謂豳風乃述后稷公劉之化推本其舊而言之不可以之証春秋也

宋穆公立殤公

呂東萊曰有國者傳之子常道也中道也宋宣公必傳於弟以爲奇爲高焉一傳穆公而使之逐其子再傳殤公而使之殺其身公羊氏以爲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其說既無加矣吾推宣公之意必以爲聖人建國使父子相繼者爲衆人設也堯何人哉不傳子而傳之舜舜何人哉不傳子而傳之禹吾何以衆人自處而不慕堯舜至奇至高之行乎殊不知道無不常亦無不中傳賢之

事衆人視之以爲奇以爲高自堯舜視之見其常不見其奇見其中不見其高也扛萬鈞之鼎烏獲以爲常他人以爲勇游千仞之淵津人以爲常他人以爲神未至堯舜而竊效焉是懦夫舉烏獲之鼎稚子入津人之淵也何往而不敗哉

取郜大鼎於宋

黄石齋曰取郜大鼎於宋以不義得者必以不義失也郜之鼎宋取之宋之鼎魯取之魯之鼎其又將爲誰所取也若以利言許田比鼎孰輕孰重哉

愚謂桓內弒而外成人之亂受賂而事其祖周公之所恫也我之子孫以弒逆而失許田人之子孫以弒逆而失大夫咢在天之靈其受之乎徒著其貪逆而已

鄭伯克段於鄢

鍾伯敬曰克者何能殺也能殺者難殺而卒殺之辭也段不足殺者也非有大志如晉曲沃武公一馳馬試劍公子耳鄭伯處心積慮日以殺段爲事非以其能爲曲沃武公也不過恨姜氏之愛段而

已請制請京時日中無段久矣都城過百雉公欲過之也西北鄙貳於已公欲貳之也收貳爲邑至於廩延公欲收之也不然何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是公明知段之無能爲也祭仲公子呂切切憂之公豈不內笑其腐哉姜氏欲之焉避害豈稱母之辭母子義絕不待黃泉之誓矣以悔之一字愚穎考叔考叔亦不深求以掘地一語愚之草草結局之計益見鄭伯凶而狡矣愚謂克段之事惡鄭伯人所同也謂段不同於曲沃武公竟陵所獨也又

謂以悔之一字愚考叔愚謂考叔亦以掘地之說愚莊公對小人之言隨宜方便不必以理正告之也

趙盾弒其君夷皐

陳椒峯論趙盾弒君謂春秋誅意盾不特有弒君之心有弒君之事矣靈公無道宣子驟諫公欲攻盾提彌明扶之以下公嗾夫獒明搏殺之且鬭且出則明儼然一公敵也忠盾而逆公此時而可弒則竟弒之矣倒戟以禦公徒者靈輒也又一敵也

報盾以一飯之德而待公如讐此時而可弑則亦弑之矣二人者爲趙氏之嬰杵則爲晉君之羿浞又何待桃園之攻知夷皐之不卒也哉盾之言曰君之獒不如臣之獒君獒不能殺臣臣獒可以殺君矣文王有言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公雖無道盾不能俯首就戮顯與之敵不及手刃於格鬪之時而肆攻於乙丑之日趙穿不過明與靈輙等耳由其言以考其事即其事以誅其心非盾弑之而誰弑之

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家麗京曰春秋書許世子弑其君先儒多以爲不嘗藥考之左氏知其非也許悼公瘧飲世子之藥不由醫人夫世子之家非爲之醫病瘧之證不至即死悼公應手以告斃焉曖昧之跡不能爲世子解也雖悼公死後世子以位讓虺嗌不容粒哭泣未踰年亦死可以知其無邪心而不幸而有其事則非世子所得辭也今有嬰兒戲擲劍器至於殺人雖出於誤不可謂非嬰兒之殺之也況人子之

於父乎聖人於許世子未嘗不欲原其心爲之末
減則將以刀梃之弒爲有罪而藥物之弒爲無罪
於是乎王莽之椒酒梁冀之煑餠得以紛然雜進
動輒言誤以爲解免故聖人寧厚誅止以峻名敎
之防所以杜亂賊之萌也大抵春秋之法誅意誅
事並行而後天下後世之人不得藉口要歸於使
人懼而已書晉趙盾弒君者誅其意不誅其事也
書許世子弒君者誅其事不誅其意也

衞州吁弒其君完

春秋書衞州吁弒其君完公子也不稱公子程子謂其身爲大惡自絕於先君矣豈復得爲先君子孫乎故不稱公子也古者公族刑死則無服況弒君之亂賊乎其說是矣然何以繫之以衞繫之以衞者不過言衞國之州吁耳所以別於魯也公羊謂其當國故稱曰衞州吁胡傳亦謂削其屬籍特以國氏書之者罪莊公不待以公子之道使之與聞國政且主兵威而當國也是說也不無求之過深也歟

衞人殺州吁於濮

州吁之殺乃石碏請之於陳使右宰醜並其子而殺之者也而書衞人何春秋凡書人者微之也而此之書人對天子諸侯言之也亂臣賊子天子不能討其罪諸侯不能誅其人待石碏請於陳而殺之是碏之稱人美之也非微之也爲臣則其人無忝於爲臣爲父則其人無愧於爲父衞有人矣其縱亂賊而不知問者尚得謂之人也乎哉

北杏之會

顧涇野曰北杏之會桓何以稱爵而人諸侯曰人衆詞也若曰得乎衆人之心爾穀梁子曰桓非受命之伯將以事授之者也如以爲誅首亂而人諸侯則桓公其亂之始矣猶之處盜者誅脅從而免渠魁豈法也哉愚謂穀梁之言審矣

踐土之會

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而來也故書會而不書朝者言諸侯會而天子至若與諸侯同會也書會實也書朝非其實也或曰何不如狩於河陽者書

之愚謂河陽以臣名君故稱曰狩正名而罪在臣也踐土以君就臣故稱曰會存實而罪在君也雖然罪在君而臣之罪益甚矣此春秋之義一字而其旨無窮也

天王狩於河陽

天王狩於河陽名也非狩也非狩而言狩文以狩之名著其名之實也天王而可名冠履倒置矣或曰王室不綱有伯者名王以臨諸侯尊王也猶愈於無名之者愚謂名而尊王然且不可況名而挾

王乎挾天王以令諸侯曰天子我且得而名之矧其下焉者乎於是見晉文之大遠於齊桓矣葵丘之會王命宰孔賜桓公胙命無下拜桓謂天威不違顏咫尺必拜受之晉文定襄王於郟卽從而請隧又名天王非茀繘直無君矣其罪不勝誅矣雖然文之名王亦王自取之也踐土之會王自至而勞文也故不書狩而書會是先夷王而下堂見諸侯矣晉文以爲王可至於前何不可名於後履霜堅冰非自待其至乎

墮三都

陳椒峯曰孔子爲大司寇墮郈墮費圍成之役公自行而終不克論者以墮郈費爲聖人功以成未克爲公過善乎董子之言曰墮郈叔孫意也墮費季孫意也墮成非季孫意也當時政在家臣侯犯以郈叛此時之郈已非叔孫有陽貨內季孫之後公山不狃在費此時之費亦非季有二氏不能去其家臣猶可假公家之甲去陪臣之跋扈非自撤其衛也若成孟氏之保障也公歛在成方有功於

孟氏宜孟氏不肯墮成叔季旣墮郈費豈甘孟氏獨有其成公之墮成非叔季之使誰使之哉況乎三家僭亂日久夫子仕魯安能使墮名城若果欲急墮則好謀而成何至致公幾蹈不測而成卒不能墮耶倘謂郈費圍成謀出夫子昔之圍郈亦出夫子耶乃欲以不必然之事居之爲功豈聖人所安哉

猶三望

學文堂集舜典告攝史臣記曰望於山川明乎其

攝天子位也春秋書猶三望者三其書望也皆書郊而及望也明諸侯僭天子也夫書望則書望矣曷爲書猶三望以魯不郊而猶望也僖之三十一年書四卜郊不從乃免郊下即曰猶三望宣之三年書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下即曰猶三望成之七年書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下即曰猶三望以諸侯僭天子天地鬼神所怨恫也四卜不從卜牛牛死改卜牛傷亦可已矣猶三望焉故書猶也前乎僖宣成之世

不書魯未僭望未僭郊也然則魯之僭用天子禮樂豈非始自閔僖以爲成王之賜伯禽之受後儒蔑經而悖聖甚矣借曰不然僖宣成之三望豈亦賜自成王受自伯禽乎學者尚審之哉

六鷁退飛

鳥飛而進焉有飛而退者鳥飛而退如人倒行倒行則躓豈鳥樂於退而或損羽折翮自取隕墜乎其退也非鷁爲之氣爲之也政令不時則天氣拂逆鷁飛獨高於衆鳥力不能勝故若退飛猶之魚

搶急流力不能勝屢上而下見之者以爲退游豈魚之志哉書曰過宋都義在宋也傳曰民所聚曰都則見自治者非一人徐而察之者亦非一人志異之意微矣

春秋未嘗擯楚

郝楚望曰禹貢九州之地皆諸夏也秦楚吳越地居其三蔚爲夷狄則天不足九野地不足九州禹貢爲虛文矣孔子何擯楚乎且生平所欲爲者正在於楚是時齊將絶晉將分地廣民衆無如江漢

故之荊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欲用楚爲東周
也及昭王致聘將封書社子西沮之王亦旋卒向
使昭王不死孔子能捨之乎罷魯司寇在外十有
四年往來陳蔡者居半以其屬楚意在楚也故每
遇接輿沮溺丈人之流向往之情宛然可識愚謂
京山此言眞得聖人之心者也非千秋之特見乎

春秋未嘗獎覇

郝楚望曰桓文以篡弒得國卽有震世之功仲尼
不齒世儒以春秋爲獎覇不知春秋所惡莫甚於

晉重耳以詐力與子孫敚恣惟楚爲其所忌儒流尊晉謂晉擯楚楚自不會非晉能擯也齊猶託尊王之名晉則公然自爲楚雖僭號未能得諸侯晉朝諸侯百有餘年楚未有加於周晉名王徵兵奔走卿士逼殺大夫楚未受諸侯之貢諸侯於晉有歲幣有徵發入朝稽顙莫敢不尊晉惡十倍於楚春秋其奬之乎左傳殆出三晉辭人之手故其說往往右晉誇譽功業無異三王受朝納賄鋪張其事恬不爲怪故謂聖人奬霸左傳誤之也